

黄与坚《论学三说》版本考论

蔡乐

安徽师范大学, 安徽 芜湖 241002

摘要: 清代学者黄与坚所著《愿学斋文集》第八卷《论学三说》，因融合理学、文学与诗学思想而被广为刊刻，形成学海类编本、娄东杂著本等单行本。本文考辨其版本源流，指出娄东杂著本首次合刊《三说》与补篇《广三说》，但多数版本因避讳钱谦益（牧斋）而删改文本，导致内容残缺。现存最早抄本为雍正六年（1728）谢浦泰本，清末严瀛抄本则衍文显著。版本比对表明学海类编本为后世刊刻源头，而《广三说》或因政治原因长期遭单行本忽略。研究揭示清代文献传播中官方审查与民间抄本的双重机制，为黄与坚思想及明清学术史研究提供文献依据。

关键词: 黄与坚；《论学三说》；《广三说》；版本考订；源流谱系

DOI: 10.63887/fss.2025.1.5.8

黄与坚（1621—1702）^[1]，字庭表，一作廷表，号忍菴，清初著名学者、诗人，太仓诗派重要成员。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与修《明史》。顺治、康熙时期，黄与坚作为文臣身份活跃于朝野，但兼具诗人、学者身份的黄与坚在文学领域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成就，其《愿学斋文集》四十卷因系抄本，流布不广，以致湮没无闻，迄今尚未被学界关注。然而，文集当中的第八卷《说》因为涉及清初诗学思想而被广为刊刻，版本甚多。为厘清其中的版本关系，笔者不揣谫陋，将对各种版本加以梳理，以揭其源流关系。

1 《愿学斋文集》及《论学三说》考论

《愿学斋文集》四十卷附录一卷，目前共发现三种抄本系统：其一为雍正六年（1728）谢浦泰抄本，今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；其二为娄东严瀛抄本，未显示抄本年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七十四册中收录的《愿学斋文集》即此抄本；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精抄本，共六册，四十卷，有朱笔批校痕迹，同样显示为抄者为谢浦泰。《论学三说》原为《愿学斋文集》第八卷《说》，后有单行本行世。

在《论学三说》自序中，与坚称：“余髫髻学为诗，中岁学古文，晚耽理学。诗少杀，古文乃益进。大约余所学，先诗后文，已又极诗文之要而归于理，次第有然。今迫颓龄，惧其奄促，因举《三说》，条分缕次，以告于世^[2]。”故而三说者，一为理说，二为文说，三为诗说，要其学术思想融合理学、文学与诗学，《论学三说》系统阐述其学术主张，体现其对宋明理学、古文辞章及诗歌创作的独到见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论学三说》的单行本普遍只收录了其三说的一半，通观《愿学斋文集》，发现在《论学三说》后还有一《论学广三说》，可视为《论学三说》的续集，不知何种原因后续单行本的刊刻中极少有将《广三说》予以收录的。与坚作为清初重要学者，其学术思想横跨理学、文学与诗学领域，是明末清初学术转型期的代表性人物，其《论学三说》系统整合了理学思辨、古文理论与诗学批评，既是对宋明学术传统的继承，亦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回应，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与学术史意义。

2 《三说》的版本源流与比较

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^[3]，《论学三说》的单行本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1. 学海类编本^[4];
2.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^[5];
3. 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^[6];
4. 丛书集成初编本^[7];
5. 娄东杂著（棣香斋丛书）五十六种本^[8]。

经考订，学海类编本、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、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四本皆未附录《广三说》。值得关注者乃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邵廷烈辑刊之《棣香斋丛书五十六种（正编）》（又名《娄东杂著》），该丛书实为同一出版系统之两种著录称谓，其首次将《三说》与《广三说》合刊。据版本调查，此本系现存最早之合刊本，版本实物今藏上海图书馆，具有重要文献价值。

概而言之，《论学三说》的单行本主要有四种，下面将现存四个版本的情况作一综述，并对它们相互之间的渊源关系略作考证归纳：

①《论学三说》一卷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六安晁氏木活字印本，即学海类编本。此本半页 9 行行 21 字，白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核其书，内容基本同雍正六年（1728）谢浦泰抄本，但抄本在《愿学斋论学三说》前有“说”五篇，分别为《愿学斋说》《南皋说》《南皋自寿说》《守庚申说》《淘河说》，后有翁叔元、彭定求二人所撰题跋，此本均无，当是自《愿学斋论学三说》起开始刊刻的，其中《一理说》9 则，《一文说》10 则，《一诗说》10 则，共 29 则。

②《论学三说》一卷，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邵廷烈辑刊之《棣香斋丛书五十六种（正编）》本，即娄东杂著本。此本半页 9 行行 22 字，白口，上黑鱼尾，左右双边，版心上端有“娄东杂著”四字，下记页数。与学海类编本相校，此本部分字词与之有出入，但不影响著者本意。惟此本于出现“牧斋”处，或删或改：第二卷《一文说》第 4 则“钱牧斋作文，欲以大家包举六朝，为千古第一流，而品格适已落第二”，此段为娄东杂著本所无；第三卷《一诗说》3、8 两则中，于出现“牧斋”处均改作“虞山”。

③《论学三说》一卷，光绪五年（1879）上海淞

隐阁铅印本，即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。此本半页 9 行行 21 字，细黑口，四周双边。与学海类编本相校，第一卷《一理说》当中第 8 则“太冲寓书律复”，学海类编本为“太冲寓书往复”，当以学海类编本为是；第三卷《一诗说》当中第 8 则“以云俊汉服虔”，学海类编本为“后汉”，第 9 则“子真矫然猥造者乎”，学海类编本为“子真矫然独造者乎”，均当以学海类编本为是，可见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校刻欠精。

④《论学三说》一卷，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，即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。此本半页 10 行行 21 字，粗黑口，上黑鱼尾，左右双边。此本延续了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的刊刻错误，只第三卷第 9 则“子真矫然独造者乎”并无刊错，但第二卷《一文说》第 1 则“韩、欧诸子，承之敝起而就之”，学海类编本、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均为“救之”，似刊误。

《学海类编》作为在《四库全书》以前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部按四部分类的丛书，其《序》中说这部丛书所收之书“皆海内士大夫家藏抄本，人世所稀见者”^[9]，由此可推知曹溶初见《愿学斋文集》时，其应为抄本且稀见。作为丛书编纂核心人物，曹溶，字洁躬，浙江嘉兴人，“明崇祯十年进士，官御史。清定京师，仍原职。……康熙初，裁缺归里。十八年，举鸿博，丁忧未赴，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。又数年，卒^[10]。”可见其康熙年间参与《明史》纂修的经历，与同纂者黄与坚形成学人网络，反映出清初知识精英通过文献整理重构学术正统的努力。这种文化语境下，《学海类编》对《愿学斋文集》卷八《说》的选刊，实为对明末空疏文风的系统性修正。

根据上述四个版本的分析比较，我们似乎可以在传世诸种版本的善劣及流传关系中勾勒出《论学三说》版本传播的核心节点：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六安晁氏木活字印本，即学海类编本，此即该文献现存最早单行本，后续各本皆溯源于此。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版本源流，更凸显了《学海类编》在文献传播史上的枢纽地位。

3 《广三说》版本考异及成因探析

3.1 版本源流考述

翻阅《中国古籍总目》，发现《广论学三说》的著录仅有一本，即道光刻娄东杂著本^[1]，原系黄与坚《愿学斋文集》卷八《说》之组成部分。考现存诸本，后世《论学三说》单行本鲜有收录《广三说》者，此中缘由尚待详考。本文以娄东杂著本（以下简称“刻本”）与《愿学斋文集》两种主要抄本——港大冯平山图书馆藏雍正六年（1728）谢浦泰抄本（以下简称“谢本”）及娄东严瀛抄本（以下简称“严本”）一互校，发现版本异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段：

3.2 版本异文类型学分析

（1）文字歧异举隅

三个版本中，同一处的人名等文字表述不一的情况有如下几例：

卷一《一广理说》中，第4则“象山直抉本心”，惟严本作“象山真抉本心”；同则“黄冈曹厚菴先生以两先生与二程子、朱子语合辑五大儒，洵为卓见”，惟严本作“洵为罕见”。第5则末尾“愚斋先生，学统独以朱子入正统，所以维持世教至矣哉。”，惟严本作“所以维持世教至今哉”。第6则开头“罗整庵先生学有本原”，惟严本作“学有本源”。

卷二《一广文说》中，第4则“以其源大能分其委以为汙流，贯通于诸水之源委”，谢、严二本都作“贯通于诸水也源委”，惟刻本作“贯通于诸水之源委”，显然刻本正，抄本误；此则最后一句“嘻！处今世而为古文，其能不蹊径者几何”，惟严本作“处今世而为古人”。第7则“而余谓之秦、汉者，以其尚有浑穆体段也，即牧斋文”，此处刻本改作“虞山”。

卷三《一广诗说》中，第3则“迨陆务观、杨诚斋、范石湖等俱以精工擅场，而流风播扇，宋局遂成”，此处仅刻本为“宋局遂成”，谢、严二本均作“宋局逾成”；其后“至于金元时裕之、伯生辈虽以规摹晚唐，亦皆宋派”，谢、严二本均作“至于金元时裕之、集生辈虽以规摹晚唐”，按元好问字裕之，虞集字伯生，当以刻本为是。

（2）文本删削考论

通过三个版本的对比可以发现，在内容上，刻本较二抄本存在显著文本缺失，兹将遗漏最为突出的部分罗列如下：

首先，在卷二《一广文说》第7则末尾，谢、严二本均有“《有学集》率如此，然所着意者，仍是典雅过人，以是知牧斋根柢甚深，绝非轻材所可比并”共34字，为刻本缺如。

其次，卷三《一广诗说》第4则“古云：‘诗以道性情。’性情与才情不同，如杜牧之、李义山、韩致尧诸君诗以侧辞艳体相高，此才情也，然可学而能。余幼时从未一学诗，偶于苦块成一首，今抚之犹若新脱口，则又似可不学而能之。此古人论诗，必以性情，诗必才根乎性，而后以情贯之，庶矣乎”共99字，同样为刻本缺如。

考其成因，当系康乾文网渐密所致。钱谦益身列《贰臣传》，其著作于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遭禁毁。刻本成于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仍延续避忌传统：一则删削关涉钱谦益著作《有学集》相关文字；二则以籍贯代称消解“牧斋”名讳；三则剔除虞山派“性情说”诗论，盖因钱氏为宗派领袖之故。

（3）衍文现象管窥

衍文，主要表现为某一版本比其他版本多出部分内容。通过比较，发现严本较他本多出文字尤甚：比如在卷一《一广理说》第1则“横渠云：‘理是自然之体’，已暗将‘理’字著无一边”，严本在“已暗将‘理’字著无一边”后增一“说”字；第5则“而象山允许傅子渊为擒龙手，以其学道五书，更飘忽也”，严本为“而象山允语许傅子渊为擒龙手”，在“许”前增一“语”字。此类衍文较多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
4 版本谱系蠡测

《论学三说》刊刻以来，版本较多，现存版本可分为刻本系统与抄本系统两类。其中一卷本《论学三说》的刊刻最为流行，传播最广。刻本系统中，以学海类编本为后世刻本之祖本；《广三说》则以娄东杂

著本为最早刊本，然因清代中期文网严密，文本存在多处删削。

抄本中，谢本的抄写年代为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为现存最早完整抄本。严本的具体年代不确定，但其抄者娄东严瀛生于 1878 年，据其生年推断，此本的抄写年代上限不早于清末民初（约 1900 年后）。另外通读谢本，发现谢本凡文字有错处均经过修改，如将“若”改为“苦”，将“叟”改为“事”（按：“叟”为“事”

之异体），将“敬”改为“敢”等，据此可推该本初抄质量欠佳，后经校勘修订；相较而言，严本文字讹误较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三说》《广三说》的合刻本（娄东杂著本，1833）晚出，经文本比对，其底本或与谢本同源，且保留政治性删削特征。从这一个侧面来看，清代文网一直到道光前中期仍然严密，士人们在校书刊刻的过程中仍然紧绷着一根弦。

参考文献

- [1][清]黄与坚.《愿学斋文集》卷八《愿学斋论学三说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 74 册，第 97 页.
- [2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索引（第 1 册）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239 页.
- [3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丛书部（第 1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240 页.
- [4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丛书部（第 1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530 页.
- [5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丛书部（第 1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611 页.
- [6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丛书部（第 2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788 页.
- [7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丛书部（第 2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933 页.
- [8][清]曹溶.《学海类编·序》[O].清道光辛卯（11 年）六安晁氏活字本.
- [9][清]赵尔巽等撰.《清史稿》（第 44 册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13326-13327 页.
- [10]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.中国古籍总目：子部（第 1 册）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207 页.
- [11]（元）虞集：《虞集全集·前言》，王颀点校[M].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1 页.